

赤水玄珠

卷一

新安孫東宿先生著

赤水珠

汲古閣書局校

自序

孫仲子 奎 曰先文學以儒術起家迺七尺孱弱始受易爲諸生攻制藝過苦又屢上棘圍罷歸不無怏怏體罷憊而弱益甚余甫垂髫日侍咕畢見之輒隱心焉間嘗自念昔人有言事親者不可不知醫何得究竟秘奧俾葆和吾親無恙乎然猶之呻吟帖括未已也比稍長先文學令親伯兄賈之括蒼道邁異教家有仙仙也者指余曰孺子何爲者乃恂恂若爾吾懷秘密久矣遇而後傳吾歷觀人間世無如孺子可授若能受而讀吾方可以衛生可以澤物所以就匪直一手一足烈矣何必劬劬奔走齷齪籌計爲哉余曰 子甚君之禁方亶能如陽慶公所傳五色竒咳之術余

小子事親有所藉手矣及受讀而解驗之果有槩於中而多奇中因趣裝歸海陽語先文學以故且告之欲舍業而事方術先文學沾沾喜曰醫何不可爲也良醫濟施與良相同博比眾又何論良賈第異人所授精良矣顧拘局而不通洽脫非心融機變則其方泥而難用夫飲水者必窮其源軒岐遺經非方術家之崑崙乎而張仲景以下諸家皆崑崙所達支委也彼習業者專則精不專則雜稟心者一則恒不一則間飛衛之貫虱也尙儂之承蜩也專一故也小子第勉之廼發軒岐遺書以及諸大家載籍下帷誦讀口玩心惟無間寒暑可以三年所私心又謂索居而闕觀孰與廣詢而遠覽方今明盛多賢宇宙寥濶四海九州

之士持昭曠而晰成法者詎無其人余何卑卑以丘里自
隘也於是自新都游彭蠡歷廬浮沅湘探冥秦淮釣奇於
越卒之淹跡三吳焉所歷之地遇明達而折伏其前與之
譚支順闡橫之秘叩下遂上爭之旨辯陽入陰入之殊闡
經絡和代之異與夫鑿石橋引案杭毒熨之法今三十年
于茲矣惟耳目漸廣故得於心者津津漸融卽未能爲人
治病決死生多驗或庶幾診視鮮戾投劑靡乖慰夙心而
遂生平永親年而登大耋矣惟是三吳諸名公遂信余有
知也忘分下交爭爲延致余又懼時過苦難因乘餘暇采
先哲之名言出已試之鄙見積以歲年纂輯成裘上之期
無負先文學之訓次之希免徧閱之勞下之爲子姓守故

業者立法程焉非以此而希有聞也廼有客請余集而付
劊刷夫以名家稱者林林而著作之盈充棟余何必置一
株鄧林間哉客曰榿楠豫章櫟社之樹皆木也良與賤之
分有目者能辨之君有國工能而自秘其術何示人不廣
也余曰不佞固非榿楠豫章之良散木之賤亦非甘心如
客言當置之市肆以俟工師運斤焉是所願也敢自矜敝
帚而秘之乎若曰懸書國門以市譽非予所敢

赤水玄珠序

羅浮道人題

蓋謂三五之道非人不傳而非人之至者尤不得其傳是故太上聖人知陰陽之幾察寒暑之候辯愚民之冷燠定卉物之溫涼爲之濟人者不勞而受沉痾者得效矣嗟乎世道賴此人也久矣吾心思若人亦久矣時休陽孫生探天地五行之奧採百家同異之龜觀易必尋易之源講書必求書之要凡所以濟人利命者一以心學爲本誠所稱上古之胎醫中之伯者生平不妄交與在家惟註方言有醫旨緒餘數百言率皆辨衆論以歸於申明先天太極之圖發前賢証候之秘又於先世所未名之疾未有之方爲

之補其闕而增其所未盡其有功於人夫豈負薪之勞壺
殮之賜哉書成請題於余余曰文以載道文而無道焉以
宰之吾人所羞稱也今生之所纂者率皆闡幽發微會悟
之中而得其解昔黃帝求道多方索之不得而象罔得之
於赤水若生所註信有本矣名之曰赤水玄珠不亦宜乎
然則世之藝何捨鈞天大樂而審笙歌薄大鸞之味而嚼
草根乎雖然語云莫前弗開莫後弗傳而爲生之廼胤廼
孫者又當敬承大志永保於無疆之休可也其若生之意
否孫生叩首曰善遂書之孫生休人名一奎字文垣東宿
乃其號也

赤水玄珠序

太史氏曰世所藉口金莖雲表清露以濟司馬長卿渴枚
氏能令吳太子霍然病已此甚無當也余善病所識天下
醫無慮數百獨海陽文垣孫君最名余所識天下名醫無
慮數十獨孫君其古之名醫歟古之醫者能割皮解肌訣
脈結筋搦髓腦探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此秦越人能生虢太子淳于意能生郎中令循文垣孫君
能_生佞且君之生我至再矣一在辛巳年一在今歲丁酉
冬其察視審治甚神其效甚奇余是以德君深扁鵲曰良
工取之拙者疑殆然又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君有其良復有其讓語曰痛定思痛

余每思之輒蘇蘇實涕余是以德君甚深因有感于造物者以君生我是大德也而必以我顯君之奇亦忍矣造物不可問君神于醫必神于理其有以振我益我使曰首無所籍君之奇乎則君之惠大矣雖然衆生病則維摩詰亦病君安能俾衆生不病哉天下賴君之惠者尙多君乃出一編示曰赤水玄珠云僊所命也余故稍敘君之奇弁諸首簡傳之天下用廣君之惠于不窮不佞之言誦誦以當施藥草云爾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國史副總裁記註

起居

經筵 日講官前禮部侍郎詹事府詹事掌院事國子
祭酒徐顯卿撰

赤水玄珠序

醫難言哉靈素出自軒岐其成言班如可誦也成法森如可尋也而其包涵陰陽五行之化節序盈虛之變金石草木飛潛靈蠢之性情深遠無盡與潔淨精微同旨而不可竟是故業是者性必夙授質必靈明誦其言而不泥其言尋其法悟其所以法無見而無所不見而卒歸於無見又不以無見名無解而無所不解而卒歸於無解又不以無解名而後可以融靈素之秘奧察臟腑之隱伏氣血之流滯空窾闕膈之通塞起歸人而生之也不則且不能窺軒岐之藩籬何論闡奧醫難言哉自周秦迄今以是樹門戶者奚啻什伯千萬和緩越人叔和仲景倉公伯仁丹溪數

公而外寥寥無聞猶且不免後學雌黃之口子華子有言
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悟其意會其理
察四然二反而加疏瀹始可以言醫藥醫難言哉余嘗慨
其難思見其人久矣而潘苻卿往往推休寧孫生文垣者
善名理而精岐黃及握符宰休寧時有陰陽之患孫生診
之果然洞標本之緩急投劑輟効試與上下靈秘而論議
之隨叩輒應如建瓴水使人解頤余固竒之矣已出所著
醫占示余鑿鑿乎發前人所未發補前書所未盡益大竒
之生曰此緒餘也有全集三十卷未授劊劊因得卒業其
發凡定例析類分門按病訂方詳哉乎其言之也此書行
而後世之疾其有瘳乎書未有名會方士挾仙術遊里中

生就問名仙稱純陽子命曰赤水玄珠生馳語余余曰嘻
純陽子知生苦心哉玄珠何物也是未可以知識言語形
象求也而得之必以象罔生所著積以歲季超焉悟解萬
境俱冥殆所謂夙授靈明不以見解名者耶遂爲引數言
於首如此

萬曆丙申長至日南京吏科給事中前休寧令豫章祝世
祿書於梧竹居

孫生赤水玄珠序

郡人汪道昆伯玉撰

萬曆辛巳蔣秋官郎以恤刑行部來新安日新醵書欲病
作召醫診視族醫無狀者誕而譌投病以益甚同蔣藉而
仕進者爲吾郡汪伯立雅善孫生文垣視疾宣言今以醫
名家者無如孫生良薦入診之診畢孫生皇皇若有失也
又心懼難色危言以駭蔣因陽飾愉婉以寬其心剉劑而
進飲既蔣曰稍安矣人舉欣欣幸公無恙獨孫退語郡丞
曰蔣公病甚亟藉令生蚤從事五日疾可已身可活也今
雖司命能若何哉茲愉婉而具匕餌者非謂能回其勢而
生之也爲無辜族醫地爾蔣果不出五日死郡之人翕然

稱奇在昔春秋越人知桓侯于未病迨侯病遁逃而去齊
孫生於蔣亦可謂預知微矣余固記憶其事而想其人之
一覲也閱幾年生族子元素持生所著赤水玄珠懇余叙
諸首余謂醫學之難非彊識方書之難也溯本始而不謬
所宗之難亦非徒知所宗之難也以意會所宗者之心契
其旨而融其迹之難也亦非以古人之心會於心之難也
以古人之心會之已而用之隨俗爲變運化不膠之難也
是故執方則泥用變則神泥則功鮮而害速神則中奇而
効閔故受醫不慎所宗是規磨之識也徒執其方是刻舟
之見也何也軒岐之訓猶之六經漢之仲景與私淑尼父
之軻氏奚異譬彼惡池而源手河配林而始於岱也世之

業醫者高之硜硜守彥脩之譚謂心法在是卑之拘局曲
一定之方膠用而嘗試之爲朝夕齋精計偶獲一効遂囂
然自負以爲高而靡知顛蹶隨之卑之卑也舍古昔而倍
前賢卽晉齊之杞不啻也忘其本矣安能獲古人之心若
旦暮遇之哉迺若孫生著述闡發素難之秘奧獵弋諸先
哲之名言取裁于性靈之獨見列其方而不泥其方究其
辭而融其意生平見病而決死生如預知蔣恤刑者根本
敦茂非苟而已也余固多病獲生撰著讀之條然其有瘳
乎生又謂親歷者狹未若廣之以公同志其所濟者奢也
迺自序以就正大方爲名非懸書以市譽有而不屈顯而
益晦生非但以技高其德邈亦可重矣余故叙之以復元